中国方志史

刘纬毅 诸葛计 高生记 董剑云 著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缘起

60 多年前我读初中时，一次随意翻阅父亲藏书《饮冰室全集》，意外读到一段十分感人的文字。梁启超谓："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日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於戏，美哉，我国；於戏，伟大哉，我国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段箴言，使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无比自豪，同时也引起我对中华悠久历史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我有幸参加山西省图书馆的筹建，开始接触较多的地方志和古籍文献。在多年的检阅和整理中，深为地方志特有的丰富内容、独具的编撰风格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所吸引。

1980 年山西省历史学会召开学术年会时，我向会议提交了 1 万余字的论文《中国方志史初探》，得到与会者的好评。此文由《文献》刊物当年第 4 期全文发表。现在看来这篇论文还很粗疏，也不够成熟，却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1981 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与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合编的《中国地方志总论》，将全文收载，有些报刊作了摘介。1983 年台湾明文书局出版的《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亦予转载。

1984 年春，我调至山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工作，分管山西省志的编修。同时，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确定为旧志整理委员会委员。汉代王充尝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因而在繁忙的编纂新志的同时，我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陆续写出一些

有关方志史的文章，在《文献》《社会科学战线》《中国地方志》等刊物发表。

1991年《神州文化集成丛书》编委会约我撰写一本全面介绍地方志的书，限定10万字，半年内脱稿。书稿原名《中国方志简史》，后按《丛书》统一规划定名为《中国地方志》，经著名学者、方志学界前辈傅振伦先生审定后，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两次印行2万册。傅老认为，时至当代尚无一部方志史问世，终为憾事，《中国地方志》既然是方志史的构架，鼓励我日后应写成方志史。

我国方志历史悠远，经久不衰。汉唐方志当时均系稿本或传抄本；宋元方志虽有刊行，但为数极少，主要还是极为有限的手写本。由于历代的战乱与保管不善，致使明代以前的方志绝大多数亡佚，存世者不及什一。如不反映亡佚方志，作为方志史来说将是不全面、不完整的。所幸一些史注、地志、类书中偶有片段只言的征引，为后人留下部分佚志的踪影。据此，我尽最大的努力，像沙砾淘金一样，悉心对散佚古方志进行钩沉。1997年拙著《汉唐方志辑佚》交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其时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霍泛同志对此事亦极关注，建议宋元部分也应继续完成。

2006年冬，山西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张继红先生亲临寒舍，研究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玉明同志委托我执行主编的《山西古今地名词典》具体事宜，得知我一直酝酿编著方志史的设想时，继红当即表示支持，不久即将《中国方志史》列入该社2007年选题计划。

正当我篇目已定、动笔之际，收到了结识多年的诸葛计先生惠赠其大著《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该书全面系统记述了1949年至2000年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诸葛先生系《中国地方志》刊物原主编。学术造诣、理论水平、占有资料均为我所不及，由其撰写社会主义新方志部分，当为最佳人选。随即致函邀请，承蒙先生慨然应允。既为合著，我也就请我院热心方志研究、学术水平较高的高生记和董剑云二同志参与此事。高系《沧桑》杂志主编。该刊物连续数年被评为中国方志理论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入编期刊。他在上世纪80年代读硕士研究生时，攻南北朝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遂承担两晋南北朝部分。董系山西大学原校长程人乾教授的研究生，主攻中外关系史。调来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后认真钻研地方史志，治学严谨，成绩斐然，编著出版《平遥古城文化史韵》等近10部著作。他愿撰写清代部分。之所以这样做，在于发挥各自优势，集思广益，携手共同完成此项课题。

构思本书时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方志是官方文献，其隆替显晦，与历代统治阶级关系至为密切。故本书仍以朝代更替为序，并以方志之主体模式或发展大势为标目，以向读者交待清晰的历史脉络。

二、方志领域是否仅限于通常所谓的地方志，或称方域志，全国总志是否包括在内？当前方志界似乎没有明确，有关方志学论著也大都不述及总志。我们对总志进行研究并参考前贤有关论述，认为：总志采撷于方域志，是方域志的高度浓缩和升华；方域志是总志得以深层挖掘的宝藏，又从总志中得到借鉴和提高，二者互为依存，相得益彰。作为方志史研究来说，理应包括总志。

三、既然明代以前方志传世者不及什一，方志史就应该将前人对佚志的辑佚、考录和补苴罅漏所得予以反映，使这些藏于他处的零圭碎璧得以重现。

四、宏观论述要与微观剖析相结合，因此每个时期应有若干种志书的简介，择要揭示其史料价值，力图抽象与具象并重。

书稿完成后，我们特别征求著名学者、方志学家来新夏先生意见。先生在充分肯定书稿的同时，也提出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向来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山西省图书馆王开学、郑梅玲，山西大学图书馆王欣欣等同志和侄儿刘铁积极帮助查阅、收集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撰写方志史虽是我的宿愿，但真正做起来，问题和困难还很多。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方志学研究的深入与繁荣，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有质量更高的方志史问世。本书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衷心希望阅者不吝指正。

刘纬毅

2008年7月21日

目录

第一章　通论　1

第一节　方志有广义、狭义之分　4

第二节　志书的名称　5

第三节　方志的种类　8

第四节　方志的性质与特征　11

第五节　方志的功用　15

第六节　国内现存方域志情况　20

第二章　方志的渊源(先秦时期)　23

第一节　方志起源十七说　24

第二节　多源说或多元说　34

第三章　创始时期(秦汉三国)　37

第一节　《秦地图》开创了总志的先河　38

第二节　汉武帝规定上报的“计书”是方域志的雏形　40

第三节　“舆地图”与“计书”的结合诞生了图经　42

第四节　《南阳风俗传》的编修揭开了编撰地方人物传志的序幕　43
第五节　《汉书·地理志》是首部按政区编撰的总志　44
第六节　名志举要　47
第七节　秦汉三国佚志简目　54

第四章　多元时期(两晋南北朝)　57
第一节　一统志的滥觞　59
第二节　郡国之书的兴盛　61
第三节　异彩纷呈的专志　65
第四节　辑佚方志简目　75

第五章　图经时期(隋唐五代)　79
第一节　总志述略　84
第二节　存世方域志举要　90
第三节　州县图经辑佚简目　104
第四节　隋唐方志的价值　106

第五节　可贵的方志理论　112

第六章　定型时期(宋朝)　115

第一节　朝廷对方志的高度关注与宋代方志鸟瞰　117

第二节　总志举要　122

第三节　府州县志举要　134

第四节　宋代方志辑佚简目　144

第五节　宋代方志的历史价值　149

第六节　原创的方志理论　156

第七节　辽金方志书目考　158

第七章　拓展时期(元朝)　161

第一节　颁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一统志凡例》　162

第二节　元代方志举要　165

第三节　元代方志辑佚简目　175

第四节　元代方志的特点　17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八章　循进时期(明朝)　183
第一节　政府高度重视修志　185
第二节　明代方志的特点　190
第三节　志书举要　196
第四节　明代方志的资料价值　205
第五节　可喜的方志理论　213
附录 1　大明永乐十年颁降《凡例》　217
附录 2　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志书凡例》　219

第九章　兴盛时期(清朝)　223
第一节　方志编修达到兴盛　225
第二节　总志编纂　235
第三节　省志举要　239
第四节　府州县志举要　244
第五节　乡土志编纂　253
第六节　其他志书编纂　256

第七节　清代方志学的建立　259
第八节　清代方志的史料价值　268
附录　顺治《河南通志·凡例》　280

第十章　嬗变时期(民国)　283
第一节　民国方志编修概述　284
第二节　民国方志的新异与资料价值　288
第三节　九种方志简介　296
第四节　方志学研究之盛　306
第五节　方志目录学之大兴　313
第六节　民国时期方志论文简目　318
第七节　历史的反思　325
附录 1　修志事例概要　329
附录 2　地方志书纂修办法　331

第十一章　大繁荣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333
第一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探索　334
第二节　全面兴起新方志编纂的准备　340
第三节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成立　344
第四节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实施　350
第五节　修志模式的创新　352
第六节　新志书的数量与质量　362
第七节　方志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367
第八节　方志体例的探索与革新例说　380
第九节　具有代表性志书类型选介　390
附录 1　地方志工作条例　410
附录 2　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地方志工作条例》答记者问　414
附录 3　台湾省 1949 年以后修纂方志简目　418

第一章 通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中国幅员辽阔，地貌复杂。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山地、高原和丘陵占三分之二，平原和盆地只占三分之一。由于山川阻隔，地理环境不同，各地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语言文字、风土人情、文化传承诸多方面皆有所差异，从而构成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中，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方志文化，必定能放射出更为夺目的光彩。

方志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长期积累的方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宝库，凝聚着各地区各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但它也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烙印和时代的局限。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吸收精华，去除糟粕，批判地继承、发扬。本书试图阐明我国方志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过程，探索其规律，肯定其历史价值，并挖掘被遗忘和被掩埋的遗珍，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方志提供借鉴和参考。

方志，通称地方志，亦有称地志者。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保存至今的1949年前的方志有8264种、111万多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它记载一定地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政治与经济、人物与艺文等等，被誉为“博物之书”（宋代司马光语）、“一方之全史”（清代章学诚语），地方人士更奉为“不刊之典”（近人刘霁卿语），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历来受到统治阶级、学人雅士的重视与钟爱。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等，都曾下令编纂、收集方志。唐代韩愈、李吉甫，宋代乐史、司马光、范成大，明代王世贞、谢肇淛，清代章学诚、戴震、钱大昕、孙星衍等众多硕学大儒，民国时期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郭沫若、胡适、顾颉刚、钱穆等学术巨擘，或编纂、或倡导、或点校、或辑佚，均对中国方志事业作出卓越的建树。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无论在过去战争年代还是和

平建设时期，都对方志特别关注。民国 29 年(1930)红军打下江西兴国县城后，时任少共兴国县委书记的萧华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就见他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兴国县志》。后来毛泽东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给找来《瑞金县志》，挑灯夜读。遵义会议前后，他阅读了《遵义府志》《仁怀厅志》和《赤水县志》。毛泽东认为：打胜仗贵在知情势，如果把这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土民情掌握好，就可能取得胜利；而这些情况在地方志中都有详细记载[①]。“文化大革命”前曾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说：“毛主席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志都翻阅一下[②]。”周恩来 1958 年 8 月 9 日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邓衍林教授谈话中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载方志目录外，还要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和其它书籍中的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董必武认为方志是“中国历史的有机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切片、一个因子或元素”，寄予极大的关注。

国外对中国方志也格外重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日本国会图书馆 1968 年编的《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载，14 个藏书单位收藏中国方志达万种。美国所藏中国方志尤为可观，其国会图书馆藏 3750 种，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3525 种，芝加哥大学远乐图书馆藏 2700 种。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著名藏书单位亦收藏有大量中国方志[③]。其中不乏中国缺藏者。据台湾学者宋晞《地方志与历史学》一文，国内失传和残缺而在日本保存的完整原刻方志达 207 种[④]。方志在国外图书馆并非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工作多年的朱士嘉先生，1981 年对刘纬毅

① 黄友风：《毛主席喜欢地方志》。引自赵庚奇《志鉴论稿》。

② 杨尚昆：《对毛主席的几点回忆》，载《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详朱士嘉《现藏方志的收藏分布和管理利用》(载《朱士嘉方志文集》)、吴德明《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1957 年版)，巴兆祥《日本大学图书馆中国地方志调查记》(《中国地方志》2002 年第 4 期)。

④ 载《浙江方志》1989 年第 4 期。

说:外国学者以为方志是“中国的特产”,他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都查阅大量方志,索书率不低。1995 年 9 月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开办中国地方志讲座班,学员来自英、瑞、德、法、荷等国①。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方志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对方志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②。英国李约瑟博士更说:“要研究人类文明,必须研究中国地方志。”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上世纪 70 年代断言:中国文化将是 21 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21 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时代。方志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必将在世界上更加耀眼夺目。

第一节　方志有广义、狭义之分

方志之名,始见于《周礼》。《周礼·春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东汉郑玄注:“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周礼·地官》又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清孙诒让注疏:“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外史掌其书,此官则为王说之,告王使博观古事。”《后汉书·西域传》亦谓:“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yuán)毒(今印度),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晋左思《吴都赋》云:“方志所辨,中州所羡。”唐张铣注:“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自此方志一名即广泛使用,以至于今。

方志有广义、狭义之分。多年来有关方志目录和方志学论著,所著录、所研究者,多限于省、府、州、县志书,给人以错觉,似乎方域志③就等同于方志。实际不然,它只是方志中的主体,本书姑称为狭义方志。广义的方志,除狭义

① 杨军昌:《读志用志试论》,载《中国地方志》1998 年第 2 期。
②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地方志”。
③ 唐有《方域图》,宋有《皇朝方域志》等,本书不妨称狭义方志为方域志。

方志外，还包括全国性的总志和各门类的专志。清儒储元升最早将总志列为方志之首位，他在《平望镇志·序》中说："地志有四，曰一统志、曰通志、曰府志、曰县志[①]。"梁启超亦谓："现存之古地理书，如唐代之《元和郡县志》、宋代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其性质可谓方志之集合体。盖以当时郡县为骨干，而分列境界、风俗、户口、姓氏、人物、土产等。"他同时还将人物传、风土记、古迹、文征之类的专志，也纳入方志的范畴，并指出，"体例较为自由，故良著往往间出"，"或竟出正式方志之上"[②]。历史学家、方志学家李泰棻明确指出，方志包括全国性的总志、一般所谓的方志和各种门类的专志[③]。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张舜徽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张三夕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均将总志列为方志首位。之所以如此界定，在于总志是方域志的高度浓缩和升华；方域志是总志得以深层挖掘的宝藏。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社会主义新方志中还包括地方的综合性年鉴。

则夾王車。巡守行規所于地天子
四海爲守。
王孟反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說四方所藏久遠之事以
告王觀博古所藏若書有
古逸氏之書
散之二陸
掌道方慮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言語所起
也不幸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和則俗地事也都司
農云郊地之禮不違其俗也曲禮曰君子片刑不決疑俗
音欲反
王巡守則夾王車。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物爲之厲
每物有禁令也爲之牛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爲其地之
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
生者除木秋冬生者
凡服耜斬

"方志"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

第二节　志书的名称

方志是地方志书的总称。至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方志的名称，则不相同。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方志形成、发展的进程，及其内容、结构、体例

① 转引自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
③ 详李泰棻《方志学》第一章通论。

之渐趋完善。这里简略介绍使用较多的一些地方志名称。

(1)图经。汉唐时期多称方志为图经,以后渐少使用。《玉海》卷十四《祥符州县图经》条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即舆图与文字说明相结合。如东汉《巴郡图经》、唐《沙州图经》、宋《吴郡图经续记》、清《扬州府图经》等。除图经外,宋代以后亦有作“图记”、“图说”或简称为“图”的。如明《嘉兴府图记》、民国《青海图说》等。

(2)记。中国古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①]之说,故后人编修方志亦常称记。如魏晋《上党记》《冀州记》等。除一般称记者外,亦有称“地记”、“统记”、“大记”、“札记”者。如宋《吴兴统记》、清《新疆大记》和《台州札记》等。

(3)志。古人称记事之书为志。唐颜师古曾云:“志,记也,积记其事也。”因此大多方志均称之为志。较早名志者,如晋《陈留志》、宋《河南志》。以后使用最广。亦有根据不同规模和性质冠以“大志”、“备志”、“续志”、“补志”、“新志”、“今志”、“小志”、“私志”者。如明《江西省大志》,清《乍浦备志》《隆德县续志》《梅李补志》及《肥城县新志》,民国《汲县今志》《南京小志》和《常熟县私志》等。

(4)乘。古代有史乘之语。《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孙奭疏云:“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之事,故以名为乘也。”如元代山东行省志《齐乘》、明代丰城县志《丰乘》等。此外,亦有称“别乘”、“稗乘”、“拟乘”、“备乘”者。如明《海虞别乘》、清《江浦稗乘》和《贞丰拟乘》等。

(5)录。录系收集记载之意。《公羊传》:“《春秋》录内而略外。”因而不少志书亦名为录。如宋《剡录》、清《濮录》等。

(6)谱。以事物类别、系统成书者称谱。如宋代永嘉县志名《永嘉谱》,泸州方志名《江阳谱》(按,泸州本汉晋江阳郡,此处沿用古名)。

(7)编。西周古书以竹简、木简为编。《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晚而

①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故后人亦以“编”为志名。如宋永嘉县志即名《永宁编》(按,永嘉县隋前曾名永宁县),明代震泽县志亦名《震泽编》。

(8)簿。簿即书写之册记。志书称簿者如晋《河南十二县境簿》、隋《州郡县簿》等。

(9)传。传是记载、书传之意,故古人亦称方志为传,如唐《越地传》《江汉传》等。

(10)略。记其大要称略,亦有撷选或谦称之意,如明《滇略》和清《荣成记略》《广陵事略》等。

(11)鉴。鉴系镜鉴之意。《正字通》称:“考观古今成败为法戒者,皆曰鉴。”故有些志书亦称为鉴,如民国《蒙古鉴》《平南县鉴》。

(12)书。书系记述之意,如明代福建省志称《闽书》,铅山县志名《铅书》。

(13)系。系是系事之意。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称:“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后人亦有称志书为系者,如云南省志即名《滇系》。

(14)典。堪为典范之籍曰典,内容较精确完备。方志名典者有清《蜀典》《广陵通典》等。

(15)掌故。有关一域典章制度、人物事件的故事,俗称掌故,故亦有称方志为掌故者,如明《吴兴掌故集》。

(16)文献。文献是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论语·八佾》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宋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者也。”故后人以具有历史价值的典籍称作文献。方志以文献为名者,有清《乌青文献》等。

(17)采访册。编修方志必先搜集资料,是曰采访,而后始能编撰成书。采访时所作的记录曰采访册,如清《歙县采访册》。亦有称“访稿”的,如清《郎岱县访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